

我有“半间”书房

□申功品

英国著名女作家伍尔芙在《一间自己的房间》中说过：“每个女性都应当拥有自己的书房。”因此,在任何情形之下,书房永远是我家最亮的地方。

我三岁识字,四岁看书,不满五周岁,家里从厨房到茅厕,从床头到沙发,满谷满坑都堆满了我的书。父亲意识到,是时候该给宝贝女儿捌伤一间书房了。于是,他托木匠朋友给我打造了一口榆木书橱,和叔父两人一前一后将新书橱扛到老宅二楼。父亲心里早早盘算好了,二楼空置已久,平素又无人搅扰,环境清幽,最适宜静下心来读书。解放前,此处曾是祖父的会客之所,故原本就有一张圆桌和两张方凳,马马虎虎算得上一个书房了。在那个房源紧张的年代,很多同龄小朋友都是和父母挤一屋而睡;更有甚者,三代同堂“蜗居”在一个卧室里。我小小年纪,就能拥有一个独立的书房,实属不易。我每天爬上楼去看书,可“一人书房深似海,从此时间是路人”,一旦捧上了书,便沉浸其中,“不知有汉,无论魏晋”,等揉眼抬头,夜幕上早已落满了星星。我摸着黑下楼洗漱,上床睡觉。常为搅扰了家人清梦而深感不安。于是,央请堂哥把灶间木板门卸下,扛到楼上,当作床板,

自己则抱着被褥枕头,铺在“床板”上,看得因极,脑袋一歪,就迷迷糊糊睡过去了。

到了十岁,老宅拆迁,我们一家三口暂居在一套两室一厅的小户中,正式开启了“书房+卧室”模式。母亲每每看我躺着读书,就忍不住絮叨:“读书要有读书的样子,你这样躺着,书没读好,眼睛倒是先‘作’坏了!”

可依在我看来,读书,原本是一件极其风雅之事。“正襟危坐”未免太过刻板;“头悬梁、锥刺股”更是有违人性,大煞风景。我更喜欢躺在床上读书,趴在床上码字。父亲见了,心疼又歉疚地说道,等回迁房造好,有三室两厅大,到时候专门给我闺女布置一间阔气体面的书房。

其实,我真心无所谓书房奢陋与否,古人不是经常说“斯是陋室,惟吾德馨”么?

一代文宗白居易的书房“陋”得出奇。《草堂记》云:“木斲而已,不加丹;墙圯而已,不加白。砌阶用石,幕窗用纸;竹帘绉帏,率称是焉。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造房木料只用斧子砍削,不加油漆彩绘;墙涂泥、阶用石、窗糊纸、竹做帘、麻布为帐幕。

“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”汪曾祺一辈子写了那么多好文章,却

从未正面涉笔自己的书房。抱着好奇心,我查阅了史料。原来,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,汪老先生被划为右派,一家五口挤居一小三居室,“一间7平方米左右的小屋”“放着一桌一椅一床,就是老汪头的卧室兼书房了”。汪先生心态很好,更擅于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:白天,他把堆在桌上的东西统统搬到床上写作;晚上,又将堆在床上的东西搬回桌上睡觉。就在如此局促狭窄的空间里,他挥毫泼墨、读书码字、喝茶休憩……简陋逼仄的空间并没有扼制他的创作激情,反而激发了他的无穷想象力。在这“半间”书房里,汪先生写出了许多流光溢彩的传世之作。

国外作家迈克·莫波格的书房更绝,“多年来,我趴在床上写作,尽管妻子会抱怨我把墨水弄在了床单上,或者踩脏了床铺。因此,妻子为我设计了一张写字床。我可以在床上完成写作……我喜欢这里,对于作家,这是一个绝妙的藏身之处。”

可见,读书与书房的大小、奢陋是毫无关系的,书房的空间可以很小,心房的空间却能无限广大。蜗居于此,却能写下整个世界。

我在这“半间”书房中,一住就是近十年。枕书为伴,依书而

眠,可谓“寂寂寥寥扬子居,年年岁岁一床书”。

后来,终于搬入了新居,父亲给我挑了最大的一个房间作为我的书房。沿着三面粉墙,特意做了三架连壁书橱。中间摆着一张实木书桌,一桌、一椅、一电脑,堪称现代书房的“标配”。

当我端坐在这个正儿八经的敞亮书房,随手抄起一本书,字里行间似有小人在跳跃,怎么也沉不下心来;当我打开电脑,试图码几行“心灵鸡汤”,可面对屏幕,头脑却是一片空白,似中邪般,半个字也敲打不出。

我从楼下搬来一张钢丝小床,放置在书房角落,持书躺下,方缓缓进入状态。

我有一位书法家朋友,他参观我的新书房后,执意要给书房题字,让我给书房取个名。踟蹰片刻,我突然想到了老宅隔壁有一座园林名唤“半园”,以“半”为建筑风格构筑了半桥、半亭、半廊、半榭、半巢……世人皆追求完美,园主人却深谙“月满则亏,水满则溢”的道理,故“知足而不求全”,取意为“半”。

我看了一眼墙角的钢丝小床,想起几十年来“一半儿书房、一半儿卧室”的读书岁月,突然福至心灵,脱口而出:“那就叫‘半间’书房吧”!

读书人的港湾:席殊书屋

□陈健

席殊书屋不去久矣,心中抹不去一种好感。在那里我曾买到过不少好书,如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第2版第2次印刷,樊树志先生著的《晚明史》上下册;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版,徐兆玮先生著的《虹隐楼诗文集》上下册;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8月版,李勇、闫魏两位先生合著的《流淌的人文情怀——近现代名人墨记(五)》等等,都让我爱不释手,甚至有的内容我已引用到自己写的文章之中,为我的文章增色不少。今天适逢周六,又是个晴好天气,微风吹拂,春意荡漾,于是想到未去席殊书屋久矣,心中痒痒,不知书屋中又有几许好书,而我最近正好得了一笔稿费,囊中不再羞涩,于是骑上电瓶车,疾驶而去。

席殊书屋在新华街北侧的公园弄内,西傍张溥宅第和江南丝竹馆,身处其中,仿佛时时能够听到忧国忧民的政治主张和悦耳动听的丝竹声。此弄自拓宽后便是一条文化街。弄虽不长,书画装裱店鳞次栉比,我进去时,正巧看到一人拿了装裱好的一幅字从一家装裱店内出来,拿到汽车上放好,脸上不无得意的神色。而书店仅此一家,此刻里面除了老板和一个服务员外,再无其他人。于此可以看出当今书画风头正健,而曾被誉为人类进步阶梯的书籍却少人问津,这从另外一个角度看,当人们对书画趋之若鹜之时(当然也不能说不好,因为书画也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),而有人能坚守孤寂的书籍阵地,不独是他文心灿然,也是所有读书人之幸。老板我是认识的,但叫不出他的名字,只记得我们在一个微信群中有过简单的交流。他年纪不大,衣着整洁,风度翩翩,脸上常含笑意,不多说话,即使如我已去过不少次的“老客户”,也只是彼此简单地打一声招呼,然后我去寻觅我的所爱,他干他正在干的事情,双眼中透露出的是睿智和自信。

席殊书屋并不大,仅一间开门

面,四面都是书,中间的台子上也摆满了书,总之,除了给读者和顾客留下的通道外,到处都是书,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利用,洋溢着文字的光辉和人类的智慧。因为是私营书店,不能经营教科书,财源可能不是十分丰沛,因此店内的书都是经过老板刻意选择的。我注意了一下,历史类、文学类、书画类的书籍居多。我觉得老板是很有眼光的,如今的年轻人玩手机的多,阅读纸质图书的少,况且现在的书籍价格均不菲,动辄就是数十上百元一本,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不敢买书的。而真正喜欢书、要买书的人总要挑选有价值的,而不是那种一看就要丢掉的书。如此,席殊书屋老板所进的书质量和档次都比较高,也如此,尽管有的书价格比较昂贵,但真正喜爱看书的人已经不在乎了。

席殊书屋的老板会经营、善于经营。因为是自己开的店,用不着向谁请示汇报,当你选中了书去结账时,他可能会给你优惠,尤其是像我这样的“老客户”,更加用不着自己提出,他心中早已确定给你打多少折。比如今天,我买了两套书,一套是文物出版社2020年1月版、王世贞撰、仇英绘精装影印本《艳异编》上下册,作为太仓文史爱好者,这是我很喜欢的乡先贤的一套书;另一套则是“成人童话”,广州出版社2018年11月第5次印刷、金庸著的《鹿鼎记》,平时当我感到精神疲劳时,就喜欢阅读故事情节较强的小说,金庸的小说当为我的首选,比如金庸著的《倚天屠龙记》《笑傲江湖》等我已读过多遍,每次都像初读,乐此不疲。这两套书,前者标价198元,后者136元,当然,最后老板是给了我优惠,至于我最终付了多少钱,也许这涉及到商业机密,我不便披露,反正我是极为满意的。

席殊书屋也许在比比皆是商业网点中并不显眼,但对于爱书、喜欢读书的人而言,却是一处难得的心灵之舟的港湾,是心向往之的神圣之地。

种一地休闲

□刘春华

上下班时,我就瞄上屋角边的那块地了。我给女房东一说,她笑呵呵地答应了,说:“你想种就种吧!空在那儿也是空着。”我赶紧趁着周末先把土里的杂草拔除了,然后借了房东家的锄头和耙头,在春光下奋力把土翻整了。

种上什么呢?第一个想到的是辣椒,湖南人嘛,自然是要吃辣椒的。第二个是茄子,因好种之故。另外呢?这个我还没想到。因为这块地也就两床草席般大小,可能种不上别的了。百花开放时,我来到菜市场,看见有卖辣椒秧和茄子秧的,便买了一些,还特意问了辣椒是不是辣的,茄子是什么形状的。

到周末,我便在那块地里忙乎开了。首先是破土掘沟,然后是挖坑洒水,但苦于没有肥料。不过,这个也不用愁,闻声而来的女房东提了剩下的半袋肥料过来了。弄了大半天,终于把辣椒秧和茄子秧齐齐整整地栽下去了,看着地里的像一个个小孩般的在春风中起舞的辣椒秧和茄子秧,我立在那儿,一手叉着腰,一手仔细地数了一下,一共是十六棵辣椒秧、八棵茄子秧。

一日看三回,我不只是看三回,还要浇水三回。女房东说,水别浇多了,它们还是孩子呢!我又笑了。

眼看着它们一天天长大,一天天长高,一天天的枝头上多了几片嫩叶,开了一两根小枝杈,我的内心也是充实丰盈的。但是,无论我怎样伺候,却有三四棵辣椒秧和茄子秧总不见长,但也不死。而和它们一同栽下去的已比它们高了一个头了。我想,这其中肯定有问题,要么是肥不够,要么是根腐烂了。终于,不得不把它们忍痛拔掉了。拔掉的地方则再上街买了辣椒秧和茄子秧补上了。这样,那块地看上去就有模有样了。

有天下班回来,女房东在那等着,说要送我两株南瓜秧和三株丝瓜秧。听到丝瓜秧,我看看那空荡荡的屋角处,显然没有可以丝瓜搭棚子的地利,而且,我又觉得料理辣椒和茄子已够我操劳的了,犯不着再为丝瓜操心,至于南瓜,却是可以种上的了。

天气更加暖和了,辣椒苗和茄

子苗一天比一天长势喜人,直到在碧绿的繁叶间点缀着星星般的花骨朵儿;直到它们欣然打开花苞,如小孩儿般仰着一张张的桃花脸儿;直到在葱绿的和紫红的叶片间长出嫩嘟嘟的果实,我便更加勤快地照料它们了。可是,天公不作美,那一天居然下了场暴雨。我下了班急匆匆地赶回来时,心一下凉了。只见那栽着辣椒苗和茄子苗的地一片狼藉。那块地靠近水田,水田里的水已淹到辣椒苗和茄子苗的顶部。靠近水田最边沿处的几棵茄子苗、辣椒苗因土层崩塌,已然飘浮在水面上了。

待到田水退去,我穿上水靴,挽起袖子为它们正苗覆土。加上房东的帮忙,好一阵忙乎,总算让它们一个个地站立起来了。但它们经历了这一遭,已经是断枝残叶、七零八落了,个个像霜打了般地耷拉着脑袋,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。

一个星期过去了,辣椒和茄子总共死了四五株,生存下来的是枝干粗壮、枝繁叶茂的。我又欣喜起来了。再看那两株南瓜藤,藤大叶肥,满地乱爬,还高高地顶着黄须头,摇曳着一串串黄花,一副欲闯进房子里来的架势,可就是没看到一个南瓜。

随着气温的上升,辣椒苗和茄子苗不负我为它们拔草松土施肥的辛苦,一天天茁壮成长起来了。当采摘到头茬茄子和辣椒时,我特意给了房东一些。房东乐呵呵地收下了几个又大又圆的茄子,青葱葱的辣椒却还给了我。

从春到夏,又从夏到秋,再到冬,当最后一茬的辣椒和茄子被我们丰收果腹后,那辣椒和茄子就走完了它们的生命旅程了。至于那两株南瓜,归根到底没结出一个南瓜来。不过,我不怪它们,还感激它们能开出好看的花儿来陪伴了我那么久。

在我耕种那块地时,有人对我说:“何必那么劳烦呢?花一两块钱上菜市场买,够你吃的了。”我说:“我种地不完全是为了吃,我种的是一份休闲。”

种地是多年前的事了。

而今,春天又来了,我寻思着还想再弄一块地来种种,却苦于没合适的地种了,只好作罢。



古村夜晚璀璨夺目

计海新 摄

伉俪情深五十载,幸福生活乐陶陶

□程玉玲

春回大地,万物复苏。清晨,太阳升起,万丈霞光为我们的小城点亮了美好的一天。有一对白发伴侣迎着朝霞开始了他们的早锻炼,手牵着手过马路,准确地说是老头牵着老太的手,往公共汽车站走去。当汽车靠站后,老头护着老太上车,把她安顿好,就站在她的旁边,充当着守护神。汽车到站,老头迈着急健的步伐先行下车,在车外双手接着从车上下来的老太,又小心地牵着她的手左顾右看后过马路,往风景如画的滨河公园门球场走去。

三年前,陈阿姨患上了膝关节进行性退化症,从此她放弃了自行车出行,他也自觉放弃了风驰电掣的骑行,如影随形地陪同她一起坐公共汽车。

“秦师傅、陈阿姨。”门球场上的人们都是这么亲切地称呼这对慈祥和蔼、善良又热心的老人。他们在门球场上已经驰骋了十七八年,曾经在本地区内的鸳鸯杯、双打比赛中,都拿过奖。老两口为了避免自家人伤和气,真比赛和训练赛都尽量不在一个球队。

今天,秦师傅执红球又身兼教练,只见他将1号球进一门后,将球停靠在二门的0号位,他指挥9号球进一门后,接应1号球进二门,没想到9号球与1号球并列停靠。“不好!眼镜球,老太婆要来冲球了。”秦师傅说。说话间,陈阿姨的10号球进一门后落点与1、9号球成一条直线,对方教练一声“瞄准两个球中间,打!”陈阿姨气定神

闲,全神贯注地瞄准、挥杆,只听见“乒乓”两声,两个球都击中了。“老太婆,厉害!”秦师傅嘟囔了一声。是啊,力量运用得恰如其分。经过轮回,陈阿姨的10号球经过其他球接应,进二门后打到三门前面,可惜出杆力量轻了,没有送到位。这时秦师傅压线的1号球进不了二门,只好瞄准相隔约7米远的10号球,边瞄准还边说:“我看你老太婆厉害,我来把你打出去。”话落手起,只听“呼”的一声击中了。“老头子,你狠,你厉害!”陈阿姨愤愤地说。这时有队员说:“陈阿姨,回家不做饭给他吃。”“不是我做饭呀,是他做给我吃,我一辈子没做过饭。所以,我就是没办法收拾他。”陈阿姨不无得意地说。

中午到家后,秦师傅做好饭菜往桌上端,看见桌上已放好碗筷。笑嘻嘻地说:“我家老太婆乖的,知道要吃饭了,碗筷都摆好。”“我不好,不乖,家里的活都是你干的,我只会吃。”陈阿姨假装生气地回嘴。两老就这样边吃饭边斗着嘴。

陈阿姨时时关心着老伴的冷暖,特别是季节的更替或者是天气变化,她都会早早地准备好衣物,做了秦师傅一辈子的“小棉袄”。爱就是在这吴依软语中,爱就是在这举手投足之间。

秦师傅的业余爱好是捣鼓修理钟表,邻居们、熟人们、门球场上不管谁的运动计时表坏了,都会找秦师傅。他帮人修好后再换上新电池,还不肯收费,“小钱,小钱,不算啥,不要放在心上。”替人家着想的他常常这样说。

“馆”不住的清欢

□韩晓玲

逛馆,是一种独处的绝佳方式。

博物馆里的每一件器物,满载着古今兴废的启示,穿越重重时空,静静呈现在眼前。它们带着不可方物的光华,承载着家国乃至世界的前世今生,来龙去脉,与我相隔命运的山高水长。它们默默不语,却在方寸之间,诉说了世事变迁和喜怒哀乐,斗转星移与沧桑变化。博物馆里是安静的,你可以在展柜面前伫立、凝思、怀想、展望,任思绪驰骋,与古人畅叙。在那样的时刻,个人的小小烦闷、得失,在浩瀚的历史面前,微弱到消失殆尽。

科技馆里是热闹的,充斥其间的,往往少不了孩子们探索的热情。欢快奔跑的、轻轻摩挲的、仔细倾听的、认真凝视的,应有尽有,孩子一切的感官都被调动起来,这样的学习和体验是全身心多方位的。而我独自一人,也能从中收获属于自己的小欢喜。当旁边的小朋友惊叹于我某个项目完成得很棒,发出羡慕的赞赏和感叹时,我便会自然而然地邀请他加入,与他一起探讨研究,陌生人之间的距离感也一扫而空,在刹那间,童心就回来了。

步入图书馆,就浸润在书香里了。这个城市精气神集大成之所在,带给人心灵的宁静和灵魂的充实。随着扉页的开启,一段生命之旅也随之启程。书会带着你,驰骋古今中外,踏遍大江南北,漫步繁华都市,遁入阡陌小巷,扬鞭高原草场,搏浪江河湖海。意境感染着你的思绪,情感抚慰着你的心房,情节牵系着你的喜怒哀乐。光文字绝妙的组合,也能给人以饱满的美的享受。

名人书画馆也是不容错过的。也许你不懂书法的精益、国画的神韵,然而,最显著的变化就是,在逛多了名人书画馆以后,自己也能一眼看出画作的优劣,这大概与“熟读唐诗三百首,不会作诗也会吟”有异曲同工之妙吧。

人与自然的相辅相成在建筑美学中得以绝佳体现的地方,莫过于园林艺术馆了。看似随意散落种植其间的各类植物,却处处入画。脚下砖石的铺设也是别具匠心,有几何美的展现,也有画作的韵味。长廊外侧,一方碧水;九曲桥上,浮光掠影;水波荡漾处,一转头,也许会偶遇在涟漪中荡漾开去的笑容。

民间戏曲馆内常日人员稀少,橱柜中的玩偶鲜艳却寂寞,只有待到夜晚演出的时候,她才显现自己最具活力的一面,也许你听不懂方言,但是丝毫不会影响你去欣赏世界多元化的另一面。

逛馆,是一个人的清欢。